



圖一 清 顧瑛 《春事將闌》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 吳下阿瑛 畫裡畫外談顧瑛

盧素芬

〈畫墨粟〉是「滿庭芳—歷代花卉名品展」展件之一，從畫幅上「吳下阿瑛」這方印推測，作偽者是想將一幅清代的畫作，偽造成一件時代較早、名氣較大的元代「顧瑛」的作品。

為什麼要假造元代顧瑛的作品呢？顧瑛又是何許人物？這位鼎鼎大名的顧瑛所主持的「玉山雅集」，是元末江南文會的縮影，幾乎同時期在吳中活動的文人，都曾雅聚於此。「玉山主人」不僅對推動元曲的發展、崑曲的形成功不可沒，他所帶來雅集風氣與元代書畫題詠文化，更有著緊密的關聯。

本文將述介一個展覽主軸以外的人物史實，故宮藏畫是可以如此多角度觀賞的。



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畫蹟，其實只是偶然地在歷史的過程中留下的，相對於作品真正的數量可能是微乎其微的。在這樣有限的條件下，要對藝術史作全面的了解，有選擇地將傳世偽蹟作某種程度的利用，也是方法之一。本文從院藏三幅繫名於「顧瑛」的畫作及其他兩畫作上的題跋談起，除了略論作者的歸屬問題，將有更多的著墨是要透過所托之名「顧瑛」，來介紹這位元代顧瑛（一三三〇—一三六九），他以「玉山雅集」為人所熟知。作偽者之所以會偽造其畫，反映出的現象正說明了顧瑛其人其事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。

## 院藏三幅「顧瑛」的畫

院藏三幅顧瑛名下的畫，現今的品名分別是：清顧瑛〈畫墨粟〉軸（圖一）、清顧瑛〈芙蓉雙鴛圖〉軸（圖二），以及明顧瑛〈蔬菜〉（圖三）。其中，〈畫墨粟〉軸與〈芙蓉雙鴛圖〉軸在《石渠寶笈·續編》曾被視為元畫，《故宮書畫錄》也承襲此說（註一）。直至一九九〇年出版的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始將之改訂為清代的畫作。至於，明顧瑛〈蔬菜〉這件冊頁小品，上有署款「金粟道人顧瑛戲筆」，「金粟道人」為元代顧瑛晚年的字號，故仍維持原品名。這類托名的蔬菜題材畫作，還可見於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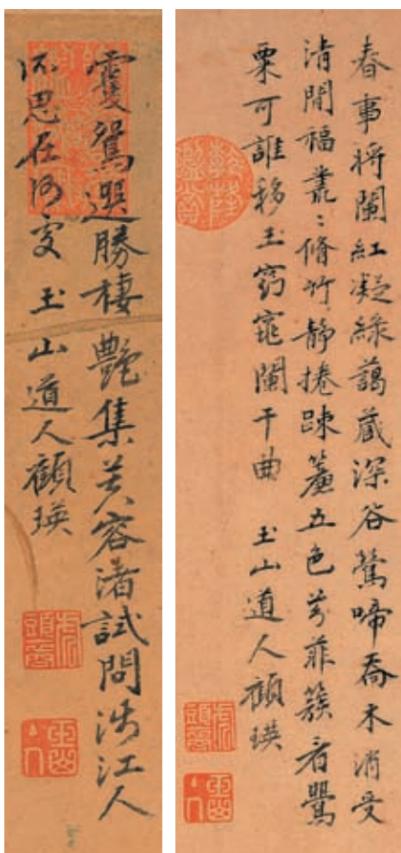
他私人收藏。此畫風推測應是明中期以後的作品，其上限無法到元代也是顯而易見的，因而在此暫不展開論述（註二）。三幅中〈畫墨粟〉與〈芙蓉雙鴛圖〉確是同一作家所繪，而〈畫墨粟〉是此次「滿庭芳—歷代花卉名品展」的展件之一，遂撰文提出討論。

### 〈畫墨粟〉軸

此軸是一設色畫，畫墨粟花叢下襯磐石茸草，全株以沒骨技法畫成，不加墨線。花瓣、花萼以細筆描繪，葉片筋脈筆致細膩勻稱。從畫家自題「春事將闌」，與畫中花朵即將凋頹、果實初現的跡象判斷，應是晚春



圖三 傳元顧瑛《蔬菜》《歷代名繪冊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清顧瑛《畫雙粟》(右)、《芙蓉雙鴛圖》(左) 署款是「玉山道人」，但鈐印為「玉山主人」。

「虎頭齋、玉山主人、吳下阿瑛」三印。這兩畫上皆有「虎頭齋」、「玉山主人」、「吳下阿瑛」三印。首先要談的是「虎頭齋」一印，此印指的是遠溯其本家東晉的顧愷之（約三四五—四〇六），字虎頭。不知清

靜捲疎簾。」則未見於畫中。這也是一設色畫，描繪雙鴛佇立於坡坨上，岸邊嬌豔的芙蓉綻放，與小野菊、蘆葦共譜出秋光燦爛的景象。所用沒骨技法、勾勒葉片筋脈的用筆與《畫雙粟》軸並無二致。二幅署款皆為「玉山道人顧瑛」，從款題的書風來看，出自同一人也是無庸置疑的（圖四）。

豐粟花盛開已極，即將凋落結果的最後榮景。至於題畫詩中「叢叢脩竹，



圖二 清顧瑛《芙蓉雙鴛圖》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# 元代與清代兩「顧瑛」

觀此二作的畫風應是受清初俾壽平（一六三三—一六九〇）影響下的花鳥畫，歸為清代作品是可以肯定的。然而不是清代畫家顧瑛所作呢？藝術史上有兩個顧瑛，一為元代的顧德輝，字仲瑛，別名阿瑛，自稱金粟道人，崑山人，以主持「玉山雅集」聞名，是詩人、鑑賞家、贊助者，其書蹟也還可見於幾件畫作上的題跋。他自撰《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》，像這樣生前為自己銘墓誌的奇

人是罕見的，卻也為後世多留下一些生平資料（註三）。

而清代在秀水地區（今浙江嘉興），確實也有一顧瑛（約十七世紀），但僅在《秀水縣誌》（卷六）有以下簡短記載：「別號玉山道人，善畫翎毛花草，得黃筌筆法；間畫人物，世方之吳道子」。《畫雙粟》與《芙蓉雙鴛圖》雖可確定為清代的畫作，然而若將這兩件作品簡單地歸屬為就是這位清代畫家的顧瑛作品，似乎仍有討論的空間。

代顧瑛是否有此印？但在《玉山名勝集》中，楊維禎（一二九六—一三七〇）的《玉山佳處記》中提及「此虎頭之尤痴絕者」，或有詩「前度虎頭金粟身」，而于立（生卒年不詳）的詩亦出現「曾共虎頭期」句。據此，「虎頭齋」有可能是元代顧瑛的偽印。

其次，此二幅署款皆為「玉山道人顧瑛」，鈐印卻為「玉山主人」。玉山「道」人與玉山「主」人，兩個名號之間，「道」字與「主」字仍有一字之差，是指同一人嗎？《秀水縣誌》上所載，這位清代顧瑛也僅有「道人」一個別號，並未提及有「主

人」的稱號，反觀稱元代顧瑛為「玉山主人」的文獻卻比比皆是。

不過，最有爭議的還是「吳下阿瑛」這方印，前述的「虎頭齋」、「玉山主人」兩印皆緊鄰落款，看似為落款同時所鈐；而《畫雙粟》、《芙蓉雙鴛圖》兩軸上「吳下阿瑛」印則分別鈐於畫幅左下方與右下方，較難肯定是否為鈐於落款之同時。「吳下阿瑛」指的應是元代崑山地區的「顧瑛」，而非清代秀水的這位清代「顧瑛」。此論述還可與院藏元代孟頫《甕牖圖》（註四）卷跋尾，「金粟道人顧阿瑛」的題跋佐證，此跋也鈐有「吳下阿瑛」印（圖五），可見



圖六 楊維禎（左圖）是顧瑛（右圖）所主持「玉山雅集」的支柱，性格超世拔俗，書風狂怪清勁，文風亦相類。引自清顧沉撰、清末辛南寫繪本，《吳郡名賢圖傳》。

次韻。」以上僅略舉顧瑛對楊維禎、鄭元祐等文士資助的實例，以印證院藏傳趙孟頫〈甕隔圖〉中，有句出自顧瑛的跋語「道之不行謂之病。財之不給謂之貧。」（圖八）而這也正是他傳奇性一生的寫照。



圖五 「吳下阿瑛」印的比較

### 顧阿瑛與玉山文人

事實上，元代的「顧瑛」與清代的「顧瑛」在聲望上極為懸殊，清代「顧瑛」生平僅見於《秀水縣志》的寥寥數語。而這位鼎鼎大名的元代「顧瑛」則是蘇州地區巨富，極力支持文化事業，也因此被列入《明史·文苑傳》。其富甲一方可見之於兩年間建成了大規模園林、一次次地刊刻印製詩集、文會之頻繁等。在至元、至正年間，長達三十多年，名卿大夫、釋士之流，盡一時之選，莫不與之遊。其人輕財好客，風流豪爽，給予文人精神和物質的雙重慰藉。

吳中地區曾與之唱和、參與玉山雅集者多達二百人以上。今存詩篇超過五千首，有顧瑛撰編的《草堂雅集》、《玉山名勝集》、《玉山倡和》、《玉山遺什》和自著文集《玉山璞稿》，以及袁華編《玉山紀遊》等。這些詩集對草堂的文會記述頗詳實，例如詩集中常見，「某某人得某字」這類分題賦詩的標題。不僅是文人依所得的字，賦詩的成果展，在卷末還會加註說明：「詩不成者二人，

各罰一觥」，讀者仿如身歷其境參與文會。

與顧瑛往來的眾多文士中，關係最密切的是楊維禎（圖六），玉山雅集也因楊維禎，四方名士紛至沓來。顧瑛還出資贊助楊維禎刊行《西湖竹枝集》和《鐵崖先生古樂》，大大促進楊維禎詩風的傳播，一時從者眾，形成一股「鐵崖風」。院藏即有不少楊維禎書蹟，其書風亦狂怪清勁，與文風相類。此外，鄭元祐（一二九二—一三六四）的才華也向為顧瑛賞識，每當「玉山草堂」有新景點落成，多有記序之作，例如園中「玉山草堂」、「讀書舍」、「芝雲堂」、「白雲海」等諸景點。而在顧瑛編的幾部相互酬唱的詩集中，元祐更留下大量的詩文。

鄭元祐性孤傲不受聘於權貴，卻接受了顧瑛在金錢上周濟，說明了兩人之間的情篤。有關顧、鄭二人間最常被提及的是，鄭元祐年老，子亡女當贅婿，因無錢所以賣棺，顧瑛出資贈棺。「鄭明德先生賣壽器以贅婿，玉山道人復贈一棺，賦詩以謝，邀以

### 顧阿瑛與玉山佳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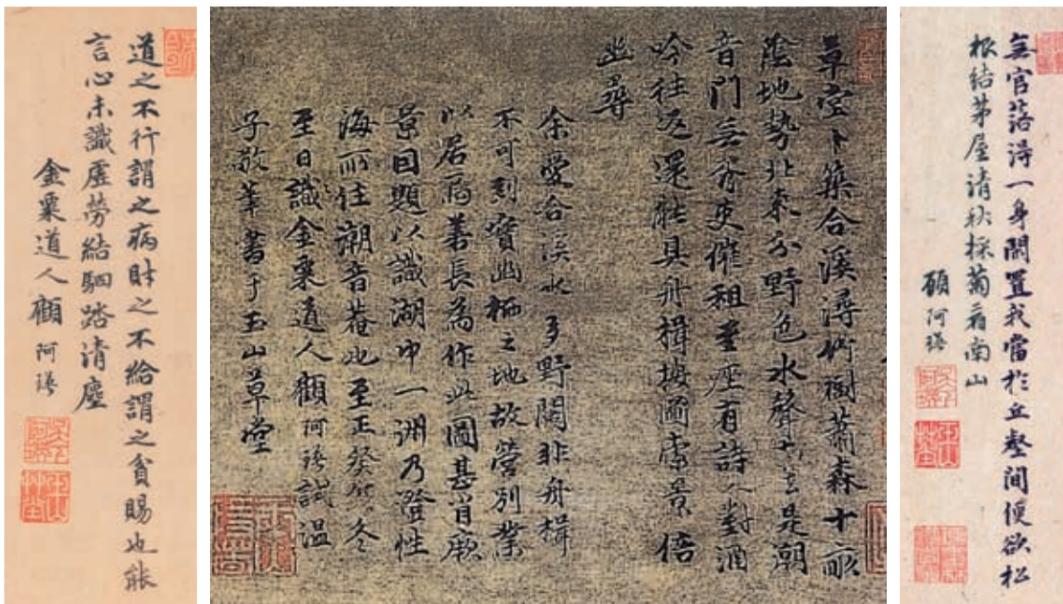
顧瑛的別業稱「玉山草堂」，而「玉山佳處」則是「玉山草堂」與其他園池亭館計三十六處的總稱，這三十六處都有饒富詩意的名稱，如「書畫舫」的取名，即是源於米家書畫船，主人以豐富的古書、字畫、彝鼎、祕玩珍藏，自比北宋著名的書家、收藏家米芾（一〇五一—一一〇七）。書畫舫傍水而建，似屋似船，「旁櫺翼然似艦窗」。是古典園林建築中最富有創意和詩意的建築物，千百年來一直受治園專家的重視，玉山草堂中的書畫舫開創了先河。

從《玉山名勝集》可見每一章節之始，都記載著園內的扁額楹聯，出自名流碩儒手筆，如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二）題「小蓬萊」、「芝雲堂」（註五）、虞集（一二七二—一三四八）題「玉山草堂」、趙雍（？—約一三六〇至一三六四間）題「讀書舍」與「浣花草堂某處，以供品評、鑑賞。這座當時最負盛名的園林，處處充滿了文藝氣息。然而，這類文酒會時也不圍

於園池亭榭中舉行，騷人墨客時有結伴遊賞吳越境內的名山勝水的文會。玉山文人即景賦詩，每遊必有詩，這類的詩可見於另一本詩集《玉山紀遊》。

顧瑛的文會規模大、內容豐富，不僅有詩書畫的活動，更有助興的樂師、歌妓、舞姬等。聲伎之盛，當時遠近聞名。《草堂雅集》收錄一首顧盟〈次韻楊廉夫冶春口號八首〉：「吳姬殷勤折簡呼，青錦坐褥花無數，聽唱梨園供奉曲，新聲一串驪龍珠」，「新聲一串驪龍珠」當指楊維禎以鐵笛為吳姬伴奏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「新聲」很可能是指當時新產生的崑山腔。崑山腔正是起源於「玉山雅集」鼎盛的時候，常出入於雅集的顧堅（生卒年不詳）、袁華（生卒年不詳）便是崑曲的領導人。崑山成為世界遺產崑曲的發源地，與顧瑛雅集所帶來的藝術氛圍有著密切的關聯。

不過，玉山草堂的黃金期約是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到十四年（一三五四）左右。至正十六年（一三五六），兵入草堂，所藏書畫盡被掠去，甚有詩集被丟入池中，



圖八 左：傳元趙孟頫〈鑿窟圖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：元趙原〈合溪草堂圖〉上海博物館藏 右：元錢選〈浮玉山居圖〉上海博物館藏  
此顧瑛題跋上的書讀，「道之不行謂之病。財之不給謂之貧。賜也祿。」



圖七 元 趙原〈合溪草堂圖〉上海博物館藏  
此為顧瑛晚年流寓嘉興時的居處，在此文會仍舉行。

「玉山草堂」從此燬於戰亂，片瓦無存。由於局勢的動盪不安，顧瑛因此避居嘉興。削髮為在家僧，自稱金粟道人。至正十八年（一三五八），倪瓚（一三〇一—一三七四）為金粟道人繪像，顧瑛題贊曰：「儒衣僧帽道人鞋，天下青山骨可埋」。這首常被引用的七絕，不僅反映其隱士形象，也是他廣結儒、釋、道三教人士的自我概括。

顧瑛一生結交四方，縱然在風雨飄搖之時，避居於鄉野，文會仍為其流寓生活的重要內容。至正二十三年（一三六三），趙原的〈合溪草堂

圖〉（圖七）上的題識可證「門無胥吏催租至，座有詩人對酒吟。」畫中描繪的正是流寓嘉興時的居處，此草堂必須靠舟楫才能往還，地處隱蔽可逃避租稅。草堂風光雖大不如從前，玉山文人依然緊密連繫，相知相惜對酒吟。

### 玉山雅集的作畫、賞畫、題畫

前文提及院藏有三幅繫名於顧瑛之作，我們不禁要問這位以「玉山雅集」聞名的詩人是否擅長於書畫？以現存的資料來看，顧瑛精於書法，其書風源於趙孟頫，秀雅溫潤。書蹟可

為文人雅士創作花鳥畫的靈感呢？從序便是以花鳥畫見長的畫師。每有名公來訪，「玉山主人」便會拿出其作品請題，例如，柯九思（一二九〇—一三四三）題〈從子倫寫生芍藥〉、陳基（一三一四—一三七〇）題〈從子倫風梅花鴨〉、于立題〈從序畫墨萱草〉、鄭東（生卒年不詳）題〈從子倫畫梅花家覺〉等見之於文獻。再回到本文關切的問題之一，為何院藏三幅繫名於顧瑛作品皆為花鳥畫？或許有不少賓主相互酬唱的題畫詩見於這類花鳥畫上，因其廣泛流傳而引起作偽者的仿效。

至此，我們對雅集的活動或可得窺一二，但若像現代人的聚會有合影留念或更有助於一探究竟。在沒有照相機的時代，又當如何呢？因此談到出入於「玉山草堂」的人物畫師，那就是更有趣的話題了！張渥（？—約一三五六前）便是在玉山雅集的鼎盛時期不可或缺座上客，幾次盛大的雅集都有他參加，曾繪製了著名的〈玉山雅集圖〉（註六）。此外，如倪宏（生卒年不詳）有〈金粟塚燕集圖

見於院藏傳趙孟頫〈鑿窟圖〉（題款未紀年）及上海博物館藏的錢選〈浮玉山居圖〉（題於一三四八年）、趙原〈合溪草堂圖〉（題於一三六三年）（圖八）上的題識。然而，至今尚未發現的顧瑛本人可靠畫作傳世，著錄上也僅有一幅。而遍查其詩集，收錄有為數不少顧瑛的題畫詩，卻未見為本人畫作的題詩，或可依此大膽地推論顧瑛不擅繪事。

儘管如此，「玉山草堂」裡卻有不少畫師被引為上賓，為顧瑛作畫，其中善山水、花鳥、人物者皆有之。據《玉山名勝集》載，一三四九年的「碧梧翠竹堂雅集」，「同集者十人，詩成者七人。」畫師從序（字子倫，生卒年不詳），在雅集中以畫事免詩。又如爾後的「綠波亭雅集」同席者數人，也只有從序沒作詩。可見像從序這樣僅擅長繪畫的人士，在文會中並不會因賦不出詩而覺得難堪，而是各以所長自適。

「玉山佳處」既是當時最有名氣的園林，園中四時花木「常如二三月時，殆不似人間世也」，是否也成卷，而前文提及的花鳥畫師從序，也曾「仿輞川故實為圖以傳播之」。據說看到這類描繪雅集的畫的人都羨慕不已：「傳者無不羨歎」「斯圖一出，為一時名流所慕也」，這類文會圖如同今日電視上的實況轉播，把雅集實況圖像化，也是玉山雅集的一大特色。玉山雅集中，當然少不了以山水畫見長的畫師，例如為顧瑛繪製〈合溪草堂圖〉的趙原也是常被這位「玉山主人」引為上賓為他作畫。從上述所舉的畫家，善山水、花鳥、人物各畫科皆有之，有的畫師兼善數種題材，例如善花鳥、人物的從子倫也兼善山水。文會中文人即景賦詩，畫師則即景作畫，「詩成者興趣橫生，摹寫風景，殆無不備，復畫為圖，書所賦詩于上，亦足以紀一時之盛。」

除了主人出示所藏名蹟，向友朋索詩題畫，將藏品成為邀詩的媒介。也有客攜其所藏至玉山草堂的情況，較著名的例子是，元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，張雨（一二八三—一三五〇）於書肆購得錢選〈浮玉山居圖〉（圖九），有可能在於雅

註釋

1. 關於清顧瑛〈畫壘粟〉軸的舊品名，參見《石渠寶笈·續編》（卷五），第三冊，頁229；《故宮書畫錄》（卷五），第三冊，頁229。清顧瑛〈芙蓉雙鷺圖〉軸的舊品名，參見石渠寶笈續編（寧壽宮），第五冊，頁2781；《故宮書畫錄》（卷五），第三冊，頁228。
2. 現典藏品名為「明顧瑛〈蔬菜〉」。顧瑛卒年在洪武二年，跨元、明兩朝，也列入《明史》的文苑傳。但筆者以為比照四大家王蒙生卒年，此作應改訂為「傳元顧瑛〈蔬菜〉」為妥。
3. 從元以降，直至明清的文獻，不乏有關顧瑛的記載。其生平主要是根據有二：顧瑛自撰的〈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〉及友人殷奎〈故武略將軍錢塘縣顧君墓誌銘〉。
4. 《鐵網珊瑚》上說：「此畫無名氏，而有松雪先生小跋，故識者以為其筆也」說明此非趙孟頫真蹟，關於此畫作者的歸屬有待進一步研究，但跋尾顧瑛題識與趙原〈合溪草堂圖〉比對，筆者以為此跋為真。圖版請參閱，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十七冊，頁139-144。
5. 此乃據《玉山名勝集》而來，但考趙孟頫生卒年，與玉山雅集時間並不重合。此畫版本複雜，是後人偽添？或是所謂的題扁，實系集趙字？有待進一步研究。
6. 顧瑛〈雅集志〉《玉山名勝集》、袁華〈遊崑山聯句詩并句〉《玉山紀遊》都有玉山雅集圖的描述：「至正戊子…冠鹿皮衣紫綺坐據案而申卷者鐵笛道人稽楊維禎也。…從容談笑者即玉山主人也。…傍視而指畫者即張渥也。」
7. 見顧嗣立《元詩選》（三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，頁2321-2322。

參考書目

1. 李曉航，《顧瑛與玉山雅集研究》，中南大學碩士論文，2008。
2. 陳麗芳，《顧瑛心態研究》，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06。
3. 張玉華，《顧瑛生平、雅集、交友研究》，暨南大學碩士論文，2005。
4. 周海濤，〈《玉山雅集圖》向《水西清興圖》題圖模式演變蘊涵的詩學意義〉，《信陽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10年第4期。
5. 陳國歡，〈元季文人畫家的文藝沙龍—論顧德輝的玉山草堂及與之關聯的畫家〉，《南京藝術學院報》，2008年第4期。
6. 楊謙，〈顧瑛與玉山雅集〉，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》，2008年第9期。
7. 谷春俠，〈顧氏家族與玉山雅集〉，《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07年第3期。
8. 徐泳霞，〈論元末江南玉山草堂的意義與影響〉，《藝術百家》，2007年第8期。
9. 武莉，〈玉山草堂新解〉，《晉中學院學報》，2005年第02期。
10. 黃仁生，〈論顧瑛在元末文壇的作為與貢獻〉，《湖南文理學院學報》，2005年第1期。



圖十 元四家中，黃（上圖）、倪（下圖）、王三家都先後出入過玉山草堂。引自清顧沅撰、清朱莘南寫繪本，《吳郡名賢圖傳》。

瑛，還可得窺於院藏一件明人仿本的五代南唐顧闳中〈鍾馗出獵圖〉卷（圖十一），卷後顧阿瑛的偽跋甚至與宋徽宗、米友仁（一〇七四—一一五三）並列，「吳下阿瑛」的盛名可想而知！直至清代也仍有風雅人士至玉山遺址，去緬懷當年草堂文酒之會（註七）。「吳下阿瑛」所留下

的佳話，永遠沒被遺忘。

作者任職於東吳大學歷史系



圖九 元 錢選 〈浮玉山居圖〉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 
張雨於書肆購得此圖，邀諸友共賞品題，卷後玉山文人的題詩就有六首。



圖十一 傳 五代南唐 〈顧闳中鍾馗出獵圖〉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偽作中顧阿瑛與宋徽宗、米友仁並列，可見其聲望。

集時出示了此圖，邀諸友共賞、品題，此畫的拖尾玉山文人的題詩就有六首，張雨、黃公望（一二六九—一三五四）、顧瑛、鄭元祐、琦楚石（一二九六—一三七〇）、倪瓚等，從書法風格的相似性，也可見證彼此酬酢往還的密切關係。總之，人才濟濟的玉山雅集對當時的書畫活動，必然有一定程度推波助瀾的作用。吾人所熟知的元四家，黃公望、倪瓚、王蒙（一三〇八—一三八五）三家也都先後出入過玉山草堂（圖十）。

後記

我國士人以文會友、宴集唱和有著悠久的傳統，自西晉金谷之會到東晉蘭亭之集，從唐代輞川唱和、雲溪之詠到宋代西崑酬唱、洛陽耆英會，文人雅集歷久不衰，元代此一風尚仍延續，例如，松江曹雲西（一二七二—一三五五）、無錫倪雲林，卻以「玉山雅集」影響最深。明人甚至認為在某些方面超過蘭亭之會、西園雅集，稱其「清而不隘，華而不靡」。而後世心目中的顧阿